

燕昌中学——这个校名里，“燕”自然源于燕郊。它现在有了一个后缀，北京潞河中学三河校区。这个名字就带着浓浓的京津冀牵手之感，“燕”与“通”的联系不用宏大，可能只是一所学校，只是一位年逾花甲，本可安享退休生活，却选择坚守在异地的老校长。
2021年秋天，这所学校在三河燕郊开门迎新。随它一起到来的，还有一位从通州来的老校长——孟洪峰。那一年他58岁，在潞河中学已经工作了37年。
四年过去。2024年，孟洪峰到了退休年龄，办了手续，却又接受返聘，继续留在三河。如今他61岁，一个人住在学校附近，每周七天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燕郊，家里人说他“把家安在学校了”。
这一天，我们从校门口开始，跟着他走进教学楼、办公室、食堂、宿舍——走进他在三河的日常。

>>7:00|雪地里那个深绿色的身影

这个冬天，北京正儿八经下了几场雪。采访那天，正赶上。头天夜里，通州的雪下了一宿。早上6:30，天还没透亮，我跟车从通州出发。开车的是潞河中学三河校区的德育副校长宋久峰，他是2021年被派过来的第二批管理干部，每天往返通州和三河。宋久峰握着方向盘，时不时看一眼时间：“平时这会儿都快到了。”他说，但今天我们要见的孟洪峰校长，已经不那么跑了，“周一到周五他都在学校附近住，周末偶尔回通州，有时忙起来就不回了。每天比我们来得早，走得晚。”
孟洪峰2024年退休后接受返聘，继续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。从“每天往返”到“扎根三河”，这一下坚持了六年。
7:00，车子拐进燕昌路。“这天雪天，老校长能来这么早吗？”我不禁担忧地问出声，“放心，孟校长每天都是这个点儿。”宋久峰说着话，远远已看见那排红黄相间的校舍——北京潞河中学三河校区到了。
雪还在下，越下越大。校门口已经热闹起来。送孩子的私家车排成队，即停即走；交警和派出所民警站在路口值守；学生们背着书包，踩着学校门口已经被打扫干净的路面往里走。人群中，有个深绿色的身影站在校门正中间。他穿一件深绿色冲锋衣，第一眼看上去甚至不像个已经返聘的老年人，挺直的背，很有精神，笑容满面，看着学生们一个个从身边经过，挥舞着手招呼孩子往里走。
看见我们走近，孟校长乐呵呵地打了个招呼：“等会儿聊哈，现在学生入校呢。”然后他继续看着学生。“往直走，往直走，别进操场——操场有冰。”他冲着几个想抄近道的学生喊，声音不高，但穿透力强。那几个孩子听了，乖乖拐了个弯。
7:30，学生基本入校完毕。校门口渐渐安静下来。
我才有机会打量这所学校。校门很新，上面是钟鸣鼎宇“北京潞河中学三河校区”，从东往里望去是一栋崭新的教学楼，校舍红黄相间，在雪里显得鲜艳。再往里看，两栋教学楼显得有点褪色，它们是这座校区的“老朋友”。校区不大，却有将近40个班级。
孟洪峰从校门口走过来。学生入校结束了，他终于有了空。“冷吧？”他笑呵呵地问，“走，先进屋暖和暖和。”在雪里站了将近半个小时，他的裤腿、鞋上，冲锋衣肩部都白了。

>>8:00|走廊里的名字和教室后排的身影

8:00，雪停了。孟洪峰带着我们参观教学楼。走廊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学生的作品——手绘的党建海报、化学手抄报还有优秀语文学业。他走到一块展板前停下，“这个孩子，初二，你看画得多好，内容多丰富。”往前走了几步，他又在一份优秀语文学业前面站住。“这个孩子的字儿写得很棒，行书不乱，一气呵成。”每一张展板、每一幅作品，他都能说出点什么。聊着聊着，走到一间教室门口，里面正在上早读，声音整齐，老师在台上回答孩子们的问题。他侧耳听了会儿，点点头，继续往前走。
8:30，第一节上课铃响。孟洪峰校长突然回头问我们，“要不要重回一下中学生活？”说着他就拿起一本黑色封皮的听课本，从二楼走到三楼，在一间教室后门停住。门开一条缝，他侧身进去，在后排角落的椅子上坐下。是节语文课。上课的是个年轻女老师，二十多岁，站在讲台上，声音有些紧张，正带着孩子们感悟语文的魅力。
孟洪峰坐在最后一排，把听课本摊在膝盖上。他时而抬头看老师，时而低头写几个字，偶尔转头看看学生的反应。四十五分钟过去。下课铃响，年轻老师宣布下课。孟洪峰合上听课本，走到讲台前。
“讲得不错。”他说。年轻老师点点头，有点不好意思。老师叫穆思宇，2021年建校初期就来了，当时刚毕业，是这所学校成立的第一批老师。她记得刚来的时候，学校还在筹备，教室里空荡荡的，桌椅正陆续搬来。听说要来一位从北京潞河中学来的老校长，她心里有些打鼓：会不会和老前辈有距离感？
后来发现，不是那么回事。“他平易近人，能深入教师基层，了解我们

每个年轻老师的需求。”穆思宇是语文老师，孟洪峰是教化学出身，但他爱读书，对语文很感兴趣。有时候开会，他会说最近读了什么，学到什么，涉猎之广有时连他们年轻人都不太知道。
2021年，孟洪峰推动了一个项目叫“青蓝计划”，让三河校区的年轻教师和潞河本部的骨干教师结成师徒对子。穆思宇和二十多名老师一起去潞河本部培训，每个人都跟着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。几年下来，这样的对子结了一百二十多对。“孟校长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，路途上的、心理上的，都有。”穆思宇说。

>>14:00|教研室的讨论和校门口的家长

14:00，孟洪峰准时出现在三楼的小会议室。今天是全校固定的教研活动时间，七八个年轻老师围坐桌边，面前摊开教材和教案。孟洪峰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那本黑色封皮的听课本放在桌上。
老师们轮流发言，说自己的想法。孟洪峰很少插话，只是听着，偶尔在本子上写几个字。等所有人都说完，他才开口，把刚才大家提到的点梳理了一遍，又补充了几个建议。会议持续了四十分钟。结束后，年轻老师们收拾东西离开，孟洪峰还坐在位置上，翻刚才的笔记琢磨着。
我和参加教研的副校长于云霞聊了起来。“孟校长每次都参加吗？”我问。“每周二下午，只要他在学校，肯定参加。”她说，“不光是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化学，各个组他都去。”于云霞建校初期就来了，见证了学校从工地变成校园的全过程。
“2021年七八月份，学校大框架刚出来，距离开学只有一个多月，师资是个大问题。第一批分了68个老师，大部分是应届毕业生，还有从小学抽调的。年轻老师没经验，小学老师也不熟悉初中体系。”她回忆当时的情况，“师徒结对，青蓝工程，就是把本部的师资往这边引。”她说，“孟校长对年轻老师很包容。他常说，年轻老师需要成长，犯错误很正常，有问题就指出，给方法，不是光批评。”
从会议室出来，孟洪峰说要去校门口看看。今天有家长来访。校门口值班室里，一位家长正等着。她是七年级学生小晴的妈妈。“您是孟校长吧？”她看见孟洪峰进来，站起来打招呼。
“孩子在这儿怎么样？”孟洪峰问。
“挺好的，特别开心。每天回家都讲学校的事，说老师跟他们像朋友一样。上小学的时候她还有点拘谨，现在活泼多了。”小晴妈妈说当初选择这所学校，身边很多人不理解。“但我们还是决定报这个学校。从公众号上看到孟校长的发言，觉得理念很契合。而且学校硬件条件好，教室宽敞，孩子有自己的空间。老师年轻，跟孩子没代沟。”

>>17:30|一个人在三河

五点半，老师们陆续下班。孟洪峰还在办公室。我问他晚上吃什么。他想了想：“回去自己做，冰箱里还有菜。”
学校没有食堂，教职工吃饭都是自己解决。孟洪峰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小区，步行十几分钟。他说这几年在燕郊，很少出去转，基本是两点一线。“周边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。”他收拾好桌上的文件，穿上那件深绿色冲锋衣，准备回去。外面天色暗下来，路灯刚亮。我跟着他走出校门，走在燕昌路上。路上有放学学生认出他，喊“校长再见”，他摆摆手。
“燕”与“通”，一河两岸。潮白河静静流淌，河的这岸是北京，那岸是河北三河。但在这所学校里，两岸早已连成一片。
孟校长身后，是每天往返通州与三河的德育副校长宋久峰，是从潞河本部定期过来指导的骨干教师，是“青蓝计划”中结成的一百二十多对师徒，是无数个像穆思宇一样从应届毕业生成长为骨干教师的年轻人。
这所学校，近40个班级，近500名首届毕业生考上重点高中，成为京津冀协同最鲜活的注脚。一位通州校长在三河的六年，更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生动样本。

榜样志

我和榜样的一天

孟洪峰 老校长您好

孟洪峰，六十一岁，北京通州人。在潞河中学工作三十七年后，本该退休安享晚年，却选择在二零二一年跨过潮白河，成为这所京津冀合作办学的“掌舵人”。四年过去，他退休又返聘，继续奋斗在教育一线。

本报记者 张嘉辉



北京城市副中心报

4

2026年3月19日 星期四

记者手记

一天的采访结束，车过潮白河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河对岸的楼群越来越远，跟了孟洪峰一天，我发现很难用一两个词概括这个人。
说他敬业？他确实敬业——61岁了，每天早上准时站在校门口。但“敬业”这个词太干瘪，装不下他在雪地里的那个背影，也装不下他指着学生作品由衷称赞时的语气。
说他亲切？他确实亲切——学生喊“校长好”，他总是笑脸回应，但“亲切”又太轻飘，盖不住他听课时的专注，教研时听完每个人发言再开口的耐心。
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人——做的都是小事，但把这些小事做成了日常。
走在走廊里，他能在满墙的作品中认出每一位学生。坐在教室后排，他能记下老师提问的次數、学生的反应。开教研会，他能听完七八个年轻人的课程，然后一条条给出建议。能在退休后还愿意这样做，日复一日，贵在热爱。
累是真的——2021年建校，工地刚收尾，门口的路还没修好，老师一大半是应届生，上课紧张。
值得也是真的——老师上课更加自信了，家长眼神从怀疑变成信任，第一届毕业生近500人考上重点高中。他说这些的时候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我能感觉到，他是真的觉得值得。



主题策划：陈冬菊 金可
项目统筹：谢佳航
创意设计：王 晴
责任编辑：黄 漠
采访团队：石 峰
王 峰
张 丹
谢佳航
张嘉辉
人物摄影：唐 建

本版编辑 黄漠 校对 彭师德 刘一 王晴绘制